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心花朵朵

莊
牧
著

15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心花朵朵

莊 牧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陳博文 曾 心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心花朵朵

เบิกบานใจ

作者 莊 牧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802 - 5 - 2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獲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芻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11/11/16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佟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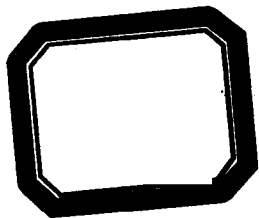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燄
20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鑊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棉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鄧澄南
髮根苦果	林光輝	偷香	詩 雨
岔道口	劉 揚	置彈	南 君
情結	鄭若瑟	問情爲何物	曉 雲

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司馬攻

散 文

還鄉記……………	1
鞋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40
萬年青……………	47
茶壺盛放了歡樂之花……………	50
落葉……………	52
緣慳三年……………	55
殘了的菊花……………	58
名花・無名小花……………	61
長命雨中寄情懷……………	65
無辜的樹……………	67
邊城故友……………	70

詩 歌

心花朵朵·····	73
生命的顏色·····	74
金錢的圖騰·····	76
火燄花·····	79
黃槐飄香·····	81
永遠的懷念·····	83
緣·····失落了·····	85
老天笑開了藍藍的臉·····	87
圓明園·····	89

還鄉散記

(一)

漂泊。還鄉。

自從青年時期，著滿腔熱望，到遙遠的南國來淘金，一忽兒就是四十多年了：彷彿就像昨天的事，人生實在是“寄蜉蝣於天地啊”！少年時代，常聽到了老年人感嘆著過去的事，總覺得不以為然：如今也已說著以前老年人所說的感嘆話了，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啊！

一踏上了南國的土地，總想著故鄉的親友和事物，當離開家鄉的時候，老想著三年五載就回去吧：送行的親友，也都囑咐著：“不要太久，三數年就回來吧！”又有誰能料到一來就是三四十年，四五十年：真是形同隔世，古人說：“出家容易歸家難！確實不是隨便說說的話啊！”

當每一個青年男女在離家之後，父母老在盼望著每一個兒子能夠“榮宗耀祖”，“滿載榮歸”！可是那許多父老前輩，總是從中年月月年年地盼望到老年，又從老年盼望到嚥了最後一口氣，究竟有幾人盼得到兒女歸家呢？許多剛結婚不久的青年夫婦，老想有一天丈夫能得榮歸團聚；可是許許多多的青年夫婦，他們寶貴的青春時期的恩恩愛愛，就給那活生生的利劍，把那纏綿的柔情割斷！月月年年地度著那孤苦的歲月；他們從青年直到老年，很多人不能見到丈夫的面，真是“可憐義塚填忠骨，尤是深閨夢裡人”！有的是離別太久，連做夢也難相見呵！也有很多以前恩恩愛愛的丈夫，成為她人的丈夫；可是他的妻子，在故鄉一生一世為他守著活寡，還有很多的人，當他離家時候，兒女尚未出世，或者才兩三歲，直到兒女結婚生子，還不見父親的面，或者他的父親早已羣身異域……！當然現在還有許許多多的人，渴望回家而回不了家，而且海峽那邊，以及世界上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們，渴望著回家而回不了家呢！這些，這些實在是中國人的悲劇啊！

這正如在家鄉民間流傳的一首歌謠唱的：“月亮彎彎照九州，幾家歡樂幾家愁，幾家夫妻同羅帳，

幾人漂泊在外頭”！一樣使人寄予無限的感慨！甚麼時候啊？中國人才能渡過這妻離子散的厄運而能歡樂幸福地歡聚在一堂呢？

記得離家的時候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，日本軍閥開始發動大規模侵略祖國的時候，一踏上泰國的土地，就滿想著在不久的將來，有一天能歡欣鼓舞地歸去，可是卻老在思鄉中渡過了許多個歲歲年年！只因人爲的戰禍，人造的思想鴻溝，把這個人類的自由世界，築起了一堵堵的圍牆，一排排的鐵絲網，簡直是劃地爲牢，真使人寸步難移啊！一直等到一九七五年才得償大願，懷著滿腔孺慕之情，回歸祖國家鄉：但已是形同隔世，漂流異域苦渡過三十八年了，當年家鄉兒時的同伴，同來的鄉親，幾已半爲塚中枯骨！踏上了祖國家鄉的土地，就像出嫁後初次回娘家的女兒，見到慈母就擁抱起來放聲大哭一樣，真是使我悲喜交集，涕淚交流啊！可是一到家鄉，住不上一個禮拜，就又像出嫁的女兒地想著家小，又只好匆匆而去，匆匆而歸；親戚故人，尙未遍訪，遊之地尙未重到，真像做了一場夢。我總渴望想著到那“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”的錦河山去盡情地“流連忘返”一番啊！

(二)

香港印象的一斑

九月一日，我們乘坐的飛機，便於上午十點多進入香港的領空，香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高樓大廈多，看著那一格格的窗格子，幾乎多得比蜜蜂的窩還要多。

而且，幾乎每一個窗格子，都掛著花花綠綠的萬國旗般的霓裳羽衣。香港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晒著像萬國旗般的霓裳羽衣多，多得像春天裡萬花叢中的蝴蝶。

當汽車駛進了大街，映進眼簾的就是，琳琅滿目的大招牌，尤其是進入了橫街，滿街滿巷幾乎儘是要碰到了你的頭上，撞到了你的額上的大招牌，香港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，大招牌多，多得像碰牌席上的碰牌，虧得泰國政府徵收了招牌稅，不然我想曼谷的大招牌也許可同香港媲美呢。

踏進了香港的旅社，見到的就是成群成陣的旅客，一群群一陣陣地進進出出，真像舊戲台上的曹操八十三萬大軍下江南般的在戲台上擁擠著，機場中的候機室，坐得滿滿的儘是旅客，這給我的印

象是，旅客多，多得像螞蟻在搬窩。

抵港的那一天傍晚，親戚邀我步進一處菜市，首先看到的是散兵游勇一般的小販，他們三五成群，背著貨物，這邊擺一會，那裡賣一會，偶然聽到警察來了，就像小孩子黑夜裡聽說鬼來了一樣，嚇得魂消魄散，收起攤子就逃，逃不及被捕的，就被罰款或充公，這使我覺得窮人在香港討生活也並非一件輕鬆的事啊！雖然菜市裡到處攤販擺賣著新鮮的蔬菜瓜果，鳥鴨雞鵝，燒豬滷味，魚蝦海鮮，豐富齊備，但因為“九七”風雲不定，幣值日跌，百貨飛漲的情況下，這些豐美的山珍海味，已不是香港窮人所能輕易享受的了。

有一次一位親戚邀我到一處木屋區他的家去，他是住在一間木板屋子的小樓上，屋頂是蓋鉛瓦的，住在這種屋子裡冷天的冷和大熱天的熱便可想而知了，屋子裡有一個用鉛板隔成的格子是廚房和浴室兩用的，我偶因病打針一時昏眩不堪，不能返旅社，就在他的家裡留宿，他把睡床讓給我倆，而他們一家五口就睡在小樓板上，半夜裡我因小便下床險些兒不小心踏壞了睡在我床前的他的孩子，這又使我感到了香港人多，窮人的住屋成問題，以上所述還是一般不太窮而生活較好的，據說還有一

些只租一個床位，全家父母子女都住在床上，吃飯也在床上，要是有人病了，那就不堪設想啊。而最等而下之的，竟還有人睡在騎樓下或行人道上，那更是不堪想像的了。

但當你離開了木屋區，走進了香港的通衢大道，那堂皇高貴的大商行，你又可見到那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名牌貨，以及高貴的用物，一個成萬元或幾萬元的手錶，一襲百元千元萬元的衣服，一雙百元千元的鞋子，一套千元幾千元的化妝品。酒樓是“座上客常滿”的酒席是以千元萬元計算的，舞廳是通宵達旦，鬧哄哄地，當你再走出大街，望著市郊山上，那白雲簇擁著的，那最新式的“空中樓閣”像白玉築成的別墅，那就真是古時神話中神仙住的天宮了，這又使人感到人類生活高低的差別真是不可思議啊！

九月二日一早，伴同遊們去行街。當越過橫街的時候偶然駛來一輛轎車，即時來不及趨避，連同一個香港青年一齊倒向轎車前頭——過後才慌忙越過橫街，但等到折回來旅社後，才發覺左邊褲袋裡的鈔票，竟不知怎的失去了。中午時分總結起來，同團廿六人，竟有四人遭扒手光顧。香港給我的又一個印象是扒手多，技術好。記得曾看過一齣港產

的錄影片“妙手神偷”，現在始悟到這幫扒手仁兄實在是名不虛傳了。

爲了“一九九七”的問題，自下半年以來，香港的幣值風風雨雨漲跌不定，曼谷報紙的經濟版，就有好幾次沒有刊登港幣的行情。每一次祖國政府要發表關於香港問題的言論，就引起一陣不小的恐慌。尤其是九月初，波動得最厲害，記得是九月廿三日吧，在國內每百元港幣只換得外匯券二十二元，據云當日港幣九元祇當美一元，而每元港幣也祇折合泰幣二銖五十多。受了這一刺激之下，在香港的市民中捲起了搶購糧食和物資的狂潮，後來幸得經中英雙方妥善措理，才得轉危爲安。把香港的經濟穩定起來，最後我在這裡衷心地馨香祝禱，希望中英雙方對於香港問題，應以高瞻遠矚的眼光，定下一個最公平合理的圓滿辦法來解決，使香港人民生活得更美好，經濟更繁榮，工商業更進步。勿使“一九九七”變成對審判官對犯人宣判死刑的日子，而使它成爲小孩子夢裡熱切地想望著等待著的歡樂的明天。

(三)

(三)

踏上了懷念的國土 ——經廣州、訪桂林

九月三日上午八時半，離開香港，乘旅行社的汽車，到廣九鐵路的車站去，等了約一小時，才登上直通廣州的火車：火車的車廂比泰國的較寬大，我們坐的是軟席，座位較為寬敞，沙發上還鋪上白布的座墊，使人坐了覺得清潔而舒服；當火車開行後，女服務員便端給每位乘客一杯熱茶。同時火車上有販賣糖餅及洋煙洋酒，煙酒的生意很好，顧客非常擁擠，使販賣員應接不暇。因為火車於午後抵廣州，我們便在火車上用午餐，直至下午一點多才抵步，等到檢查証件及行李，找換紙幣等手續之後，到了“華僑飯店”已是下午三點多了，因為登記親友地址的簿子，被扒手劫去，幾位親友也無法聯絡，等到料理好托運行李，訂購九月十六日的汕頭機票，以及一些瑣碎事務妥當之後，已將午夜時分；翌日一早又要趁機往桂林，廣州只是一個過宿站，沒有機會去認識她的真面貌，而成爲一個“無緣對面難相識”的地方，實感遺憾！

九月四日上午八時光景，旅行社的汽車便載